

黃公偉著

人生哲學通義

吳康署



大學叢書

人生哲學通義

黃公偉著

Philosophy of Life

*With Illustrations Both of Chinese Philosophers
and Buddhism, Christianity*

Written By

Huang Kung Wei

現代文藝出版社印行

Current Literature & Arts Press

Spring 1963

民國五十二年元月初版
民國五十八年五月再版

大學叢書第一種

人生哲學通義 (全一冊)

定價

國內：新臺幣壹佰元
外：美金五十元

港幣二十元



著者：
印行者：

發行者：

總經理：

印刷者：

代銷處：

(本書原定價80元，近因印刷增價三成，故照調整)

黃現文藝出版社
代印
郵政劃撥帳戶第一〇一二一號

商務印書館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卅七號

臺北市大同街一九號

全國各大書局

人生哲學通義

馬有奎題



再版自序

本書自一九六三年（民國五十二年）春季問世以來，歲月荏苒，瞬已七載。兩年前初版本已銷售無餘，甚至殘缺污舊之冊，亦爲同道搜購一空。兩年來，中外各地讀者，馳函需索，更不知凡幾。然以新書連續發行所羈，遷延至今，始能重付畛闕，延誤遠近同道之盛意，引爲咎歉。

七年來，筆者先後乘執教國立政治大學，私立輔仁大學哲學系及哲學研究所，省立臺北師範專科學校之便，輒收教學相長之益。續行刊有「中國哲學史」，「佛學原理通釋」，「哲學概論」，「中國文學史」，「中國倫理學通詮」等五種。合爲「大學叢書」三通兩史一論六種，計二百萬言。其中，兩史一論係由帕米爾書店印行。餘則自行處理發行事宜，殊感繁瑣，以致本書延遲再版。茲乘新書未付梓，舊書已處理妥當之暇，用特再版，以酬同道之雅愛。

當本書初版發行伊始，曾辱荷海內外高賢友好之鴻文推轂，愷悌君子之翰墨增輝。雖多不免溢美之辭，所以一併付梓，乃爲厚誼價值之紀念。初版自序與吳序仍舊貫，勘誤表則已作補正。其他，無暇增訂或補正，有關人性論，道德論，修養論，人格論，歸宿論等部份，可與拙新作「中國倫理學通詮」，「佛學原理通釋」乃至「比較教育哲學」等書，互爲參考。當不無「相觀爲善」之效益焉。

筆者幼承先祖母喬太君之鍾愛，且茲際先祖妣逝世四十一年，一百零五歲冥誕之辰，茲以此書爲獻禮，以慰先祖妣在天之靈。筆者自一九三九年（民國廿八年）秋，違別双親與弟妹妻兒女等遠行南北，

迄今已三十年，生死莫卜。並以此書遙慰雙親及家人，希有生之年能再團聚，並祝其平安。是爲序。

作者 黃公偉 序於臺灣

民國五十八年四月，時年年六十二歲。

吳 序

公偉兄原是一個研究學問的朋友，中年以後，改行編輯與作官。編輯免不了起居無時，作官免不了勾心鬥角，因之弄得體弱多病，長年失眠。他失眠症鬧得最兇時，每天須吃十粒安眠藥才能勉強睡着，聽來真有些嚇人！

似乎是前十年了，幸而他官運不通，又轉回研究學問之路。這些年來，見他逐漸眉開眼笑，氣色紅潤，心情一年比一年快樂，身體一年比一年健康。前經詢問，知他失眠症早已跑得無影無踪，一切機能都較從前良好。通常鼓勵老年人每用「老當益壯」一辭，現在的他，已用不着如此鼓勵，簡直是「老而益壯」了！起初還以為他打了什麼補針，練了什麼神拳，詳詢之下，才知他正在編著一部人生哲學。

健康第一個條件是精神愉快，精神愉快最基本的方法是瞭解人生。即令一個最多愁善感的人，設叫他透澈的瞭解了人生，也必能心安理得，精神愉快。公偉兄博覽有關人生哲學羣書，融會貫通各家說法，並進而編出一部四十萬言的大著，無怪乎他老而益壯了。

哲學是人們對宇宙萬事萬物的一種看法。人生哲學是人們對人生的一種看法。一個沒研究過人生哲學的人，對人生固不妨有他自己的一套粗淺看法，但研究過這一門學問的人，把古今中外哲人的看法都給瞭解並比較一番，可能使自己的看法更精微更正確些。任何人都是不甘於粗淺的，所以人生哲學正有其研究之必要。

筆者年輕時體弱多病，因之悲觀厭世，屢欲自殺。病榻無聊，常翻些研究人生哲學的書籍來消遣，後來越看越上癮，陸續的把我所知道的中英文有關書籍，都買來詳閱。融會貫通之後，對人生具有較為深刻的瞭解。所得的效果是改悲觀為樂觀，改消極為積極。由此而樂觀的勇往邁進，由此而積極鍛鍊身體。追源溯本，我現在的一切，都是人生哲學之所賜，故迄今它仍是我喜歡讀的書籍之一種。

公偉兄這本書脫稿之後，因他深知我之癖好，故託我替他校閱一番。我詳加拜讀之後，曾供獻過幾點藉鑒之見。在他照鄙見補正之後，又把定稿拿來我看。總計他這部書正文共六篇，七十九節二百七十一目，附圖七十六幅，都四十萬言。在我所看過的中英文這類書中，可以說是最大的一部。內容之豐富，敘述之清晰，讀者一閱便知，用不着我在這裏辭費。但看過一遍的我，應該在這裏負責的說一句話：「這是一部最有價值的鉅著。」

人類最關心的事物應該是自己，最當知道的學問應該是人生哲學。因此一個讀書的人，不管現在研究是那門學問。在行有餘力的時候，都應該讀一讀人生哲學。尤其是大學裏的哲學系，更該把人生哲學一門，由哲學概論裏面抽出來，詳加講述與研討。能這樣，才可免捨本逐末之譏啊！

最後，讓我在這裏鄭重推薦：「在大學裡，不管是作補充讀物，或是作為課本，這都是一部好書。」

吳延環

五一、十二、四
於台北。

自序

(一)

宇宙永恆而遼闊，天地間有說不盡的學問；人生短暫而渺小，人世間有數不清的事理。哲學家的悟解，科學家的分析，歷史家的記錄，是爲了探討人生。畫家的描摹，詩人的詠歌，也是爲了表現人生。然而，世間的萬事萬理，仍然是難解難分的。「情情色色成千古，艷艷融融畫不成」，要談人生真諦與理想，誠然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

在人世間，有情有性有色有欲，生命之所發是多彩多恣的。「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身與身，心與心之間有隔離亦有感應。所以，人間悲合離歡、兒女、生死，織成多少有血有淚的生活變遷史頁。「問人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天南地北雙飛翼，老翅幾經寒暑。歡樂趣，別離苦，就中有個癡兒女」，元邁山的雁丘詞正是這樣人情的刻畫。人生不離現實，但如祇見現實而無理想，則不免窄小而空虛。所謂「不離日用常行內，直至先天未畫前」，邵康節所以要從現實追溯超現實。人生的生死變化是有形的，如祇從有形的變化了解人生，則所知有限。所謂「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化中」，程明道所以要從自然變化了解人生。人生有所出，亦有所歸，龔自珍說：「導源積石歸東海，一字源流奠萬曄」。像黃河九曲歸在海一樣，人生的曲折變化，就含蘊了「真美善聖」無盡的學問。

人生介於生死之間，爲時如白駒之過隙。「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淚下」，陳子昂的感喟代表着多數人的心理。「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李太白的慨歌也非僅他個人如此。如何調和感情與理想的矛盾，打破現實與未來的距離？化悲愁爲歡愉。如何使人生脫却愁苦獲得幸福，步入「美」的、「聖」的境界？則求「真」求「善」，便是世人普遍的要求。蘇軾詩云：「人生到處知所似，譬如鴻爪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人生在「偶然」的顯現中，有所創造、遺留，這就是人生所以可貴處。

(二)

宇宙人生的演變，儒家謂之「世」，釋家謂之「劫」，道家謂之「塵」。胡五峯說：「一氣太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湮。人物消盡，舊迹大滅」。此自然界之變化。劉禹錫詩：「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日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此人世間的變化。人生哲學不但要知本，還要通變。知本所以「明體」，即司馬遷所謂「究天人之際」。通變所以顯用，即司馬遷所謂「通古今之變」。在哲學上，「理格」所以證天人之變，「倫格」所以明人事之變，「神格」所以通生死之變。是則知本通變則須融會天、人、神三種關係才能求得人生始終全面的了解。不過希臘哲學重「理格」的發展，與中國道家之重「理格」，其意義可說是息息相通的。釋迦哲學重「佛格」是超現世的，耶穌思

想重「神格」是超自然的，則與儒家之重「倫格」就根本不相同了。故自體用而言，儒家的「體用一原」與佛家的「空有一如」不同。儒家的「知天」、「知性」所以明體；「盡天」、「盡性」所以證體。「知人」、「知倫」所以識用，「盡人」、「盡倫」所以顯用，用重於體。佛家的「去我執」、「斷無明」所以破象，「解脫知見」所以顯體，體重於用。道家則「體用一如」，識體即能稱用。因此，儒家的「倫格」道家的「理格」都忽視了「神格」或「佛格」的發展。所以，從漢、魏、六朝到唐、宋，佛家思想對中國哲學才發生了顯著影響。而有貫通(Consistency)儒道，形成三教合流的趨勢。明、清以來，耶穌思想也深入中國民心。這就是說，生而爲一世之人，有體有用。有所來，有所歸。如果渾渾噩噩，不知所以生，所以死？則與草木禽獸何異？要想知本明體、通變顯用，則須從性的、情的、意的乃至神的人生覺悟說起。因此，理性之知、經驗之知應該同樣重視。故人生哲學就須從三個命題說起：

一、要了解人生真相，必有人生經驗，更須有理性覺悟。

二、個人的生活環境，際遇不同，故經驗多寡亦異。

三、人生天賦分高下，覺悟有深淺，故其理想亦不同。

依人生經驗而言，人生四十便已學養成熟，經驗宏富。如依然懵懵懂懂，不知所務，即是「不可救藥」的人。故孔子說：「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中年以上的人對世間一切事理即當有充分了解，即孔子所謂「四十而不惑」。有了人生體驗學養，對外界事物的誘惑即不受其牽累而中心有所主，故孟子說：「我四十不動心」。由此，年事愈長，則其經驗愈多，其所理解的事理即愈深。對天人，物

我，人我的關係卽生更透澈而完全的悟解。所以，孔子說：「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又說：「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依人生覺悟而言，率性明誠，明明德，致良知，所以求人性之自反自新，不是盡人所能的。但人貴心性的自反自新，故陶養自覺，先求不惑，次求知性知命，然後才能由「理格」的覺解發掘「自我」，乃至「超自我」的存在。否則便是自我埋沒，糊塗一生。從「倫格」的覺解發展自我，擴充自我的良知到自己以外，否則便失去人的地位。從「神格」的覺解，辨別生死，發展超現實，超自然的自我，否則人生便無所謂歸宿。清，鄭燮（板橋）有云：「聰明難，糊塗難。由糊塗入於聰明難，由聰明入於糊塗尤難」。這裏指出從不知到知須經學養之努力，由小知到大知大悟，更須有學養經驗與天賦智慧的積累。祇有經驗而無天賦智慧是不能明體通變的。

綜合古今各家哲學所揭櫫，人生不外「知」、「行」二字。如就「人生的意義是什麼」而言，是屬於「知」的一方面。就「人生為什麼」而言，是屬於「行」的一方面。何以人生能知能行？要從根本上追問，便是「人究竟是什麼」？這就是所謂「究元」的問題。捨小異就大同，解答這個疑問，我們認為世上祇有六個人可供研究。這六個人要分三方面尋求解答。

一、從生理的關係說，世上祇有兩個人，一男一女，缺一卽無社會倫常可言。

二、從生命的變化說，世上祇有兩個人，一是活人一是死人。沒有長生不死的人，半死不活的人。

三、從人生的評價說，世上祇有兩個人，一善一惡，非善卽惡，沒有既善且惡的人。

由此三方面歸納人生與自然的全面關係，則人生哲學提出的有三個命題：

一、人究竟是從那裏來的？怎樣發生的？為什麼有男女之別？

二、生命由什麼構成？有什麼天賦？構成人的要素是什麼？

三、人和宇宙自然有什麼關係？其生存的意義與地位是什麼？

要解答這三個命題，就要從根本上闡明「人生的真相是什麼」？就前後兩者來說，在哲學上屬於宇宙本體之知。亦即「知天」的「天道」之知。就次者來說，在哲學上屬於生命論，人性論的範疇，亦即「知性」、「知命」的「人道」之知。由知天以知人，此即所謂「究元」。即所以探究人生真相，以求「正本清源」。對人生之由來，確立統一而具體的概念，故謂之「清理觀念」。

(三)

人生哲學的次一主題，即「怎樣做才算是人」，則屬於「行」的方面。如就「怎樣做人」而言，則是「人生覺悟」的問題。如就「人應該做什麼」而言，則為「人務本務」的問題。如就「怎樣做得好」而言，則是「人生實踐」的問題。這三種命題，要從「人與物」、「人與天」、「人與事」三種關係上求自我的努力。這便包括人生理想、事功、實踐等現世全面意義在內，是人生哲學的主要部份。從「究元」到「決疑」，其意義在於「指導行為」。其命題的範疇就是：

一、怎樣做人？即如何知人、知性、知生，是由「物格」向「理格」的追永。

二、人應該做什麼？即如何知分知位，知倫知職。是由「獸格」向「倫格」的發展。

三、怎樣做得好？即如何盡倫盡職、盡人盡天，是由「倫格」，「理格」向「神格」努力。

這是儒家的正統觀念。若依道家而言，則無須盡倫亦能盡性，故道家祇由「人與天」的關係以求「真」。求真，則美與善皆在其中。依佛、耶兩家而言，由「人與神」（佛）的關係，先求「知死」，次求「知生」，發展「神格」以求美聖，則真與善皆在其中。無須「成己」亦能「盡天」。於是道家、佛家、耶穌的所謂「行為」，其主旨完全立於超現實，超自然的精神上，這是值得重視的。因為人不能只有過去，現在而無未來。

這就說到「人生為什麼」？或者是「做人為什麼」的問題，這是人生哲學第三個主題，即最終的命題。人生到底有什麼目的？如何達成其目的？究竟有什麼理想？如何實現其理想？這裏所構成的命題就不只限於現實本務範圍，而擴展到「未來的我」。如人生歸宿與價值是什麼，這裏包括了生死覺悟，事功變化，人生歸趣等意義在內。從現世的我追求未來的我，從事功尋求評價，其命題的範疇也有三點：

一、做得好了怎樣？否則又怎樣？即人格與人生境界是有分界的。

二、人應該怎樣死？死後又怎樣？即靈魂須有歸宿，其歸宿亦不同。

三、人生價值是什麼？怎樣形成？即人生評價有高低，要創造最高的價值。

依中國哲學來說，儒家重「倫格」的發展由「善」以求「聖」，至於「神」是不可知的。道家重「理格」的發展，由「無」以求「真」，至於「人倫日用」是不足道的。佛家去「苦」以求「樂」，耶穌由「靈魂」的重生以求「美」、「聖」。兩相比較，前者由生到死，故能善其生即能善其死，所重在生

。後者由死到生，故能善其死，才能善其生，所重在死。也可以說，哲學教人學「生」，宗教教人學「死」。即「人生」哲學和「人死」哲學不能分立。兩者的理想皆不外化短暫有限淺近人生爲永恆無限至高的人生。學「生」是由有限有形的生以求永生重生。學「死」是由形體的死以求精神靈魂的不死。向着「久」、「大」、「高」的三種理想去奮鬥。兩者努力的方式，途徑雖有不同，而以「至美」、「至善」、「至真」、「至聖」爲目的，追求「福」、「德」兼全，並無二致。所以，人生的價值如何評定，說到「歸宿」才是「決疑」的終點。

(四)

從哲學上說，我覺得了解人生不可偏於任何一方面，應該照顧到人生全面的問題。然而爲着人們的觀點各異，即難免有所偏重。譬如：西洋人從「生活」觀點說人生，即有「生活哲學」，或「生的哲學」。從「心理」觀點說人生，則有「人格心理學」，或「精神分析學」。從「藝術與科學」觀點說人生，即有「生活的藝術」，或「科學的人生觀」。從「宗教」觀點說人生，即有「神學的人生觀」，或「宗教哲學」。這些都和人生有密切關係，却不能稱之爲「人生哲學」。中國人亦然。許多中國學者重視人生真諦的揭示。有的從生活「方式」或「儀節」說人生，有的從「倫理」、「道德」說人生，更有的從「理想」、「價值」說人生。這些也無不關涉人生重要課題，但同樣不能概括人生全部真相。猶如「瞎子摸象」，從主觀了解說人生，祇可說這是「我的人生觀」，所得到的不是全面的解答。猶如「大海尋針」，從客觀某種角度窺測人生，祇可說是「個別」的，「局部」的人生事相，所了解的限於人生某

一部份。因此，謎樣的人生，總難化曲折紛歧爲明朗統一，這是人生的莫大缺憾。

進一步說，我們知道，西洋哲學重「藝術」方面的偏於「情」的表現，重「科學」方面的偏於「知的追求，重「宗教」方面的偏於「神」的信仰。中國哲學重「道德」方面的偏於「意志」的自新，重「倫理」方面的偏於「羣道」的擴充。這些個別的偏重各有其特殊內容，精神傳統。西洋哲學依生活與宗教說人生，其特重處在於「生」，中國哲學依倫理道德說人生，其特重點在於「人」。其思想體系與精神本質各不同。因而，重科學觀點的哲學以物爲主，輕視人生在精神界的地位，其所講的人生重自然與物的作用，無視哲學的特殊意義。宗教哲學以「神」爲主，輕視人生現實的地位，其所講的人生重我與神的關係，無視倫理道德的特殊意義。所以，純科學的人生是物的人生，神學的人生是神的人生，都不是人的人生哲學。這是偏而不全的。同樣，依哲學某一宗派觀點說人生。或者，由我個人主觀說人生，其結果也祇是某一派的人生哲學或是「我的人生哲學」而已。缺乏了客觀意義，仍然是偏而不全的。「不見廬山真面，祇緣身在此山中」。我們覺得不談人生哲學則已，如講人生哲學就應該統攝知的、意的、情的和神的、人生全面涵義在內，避免局部與主觀的偏枯觀念，兼容中西不同的哲學精神，以求全面而統一的了解。這樣的態度就不是「我講人生哲學」，而是「人生哲學講我」。從古今中外哲學體系中，尋求「我的真面目」和「我的人生目的」，發掘我在天（自然界）人（社會）神（超自然）三者之中所處的地位，應有的本務與應盡的責任。這樣，我如何生存於現實界，如何發展自我的理想，而有真善的生命意義、美聖的人生歸宿。才能得到整體的解答。

(五)

根據這樣的了解，我們覺得宇宙之大，歷史之久，學理之深，非兼採古今中外各家各派學理主流的
基本主張，治於一爐比較會通，不足以闡明人生真諦與目的。同時，我們認為從客觀廣博的學理中尋求
「人生哲學講我」，則我所發現的將不止於「主觀的我」，而是無數不同典型的我。這樣就不致於「以
偏喻全」。相反地，我怎樣使我的生命擴展到現實有形之外，才有所抉擇。不過，筆者學力與經驗有限，
對此經緯萬端的問題，從研究到執筆為時不久，自難免掛一漏萬，有所偏差。尚望海內外博雅同道，
多予匡益。當今世道人心日趨澆漓，倘茲篇有裨時艱於萬一，於願足矣。

至友立委吳延環兄博學多識，對原稿多所提示並賜序文。名哲學教授吳康博士惠書封面，名書畫家
馬壽華先生張疆亭兄惠賜題眉，盛情隆意，感激莫名，並此致謝。

是為序。

黃公偉五十一、十二、上浣、台北。